

故也是以或屬之聖智或屬之仁義或屬之巧利蓋將以文治之也然而天下益以不安曷不反其本乎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而天下各復其性雖有三者無所用之矣故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此則聖智之大仁義之至巧利之極也

黃茂材曰三者聖智也仁義也巧利也皆性外事特其文爾不足以爲道故令有所屬者屬於道也

程大昌曰其屬之之地卽樸素而節私欲者是也

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臨川王安石曰不言守素而言見素不言返樸而言抱樸不

道藏輯要

道德真經
彭鶴林集注

全

心集六
川上川

言無私而言少私不言絕欲而言寡欲蓋見素然後可以守素抱樸然後可以返樸少私然後可以無私寡欲則致於不見所欲也

陳象古曰少私寡欲絕棄之機要也

黃茂材曰至道無華樸素而已所見者素其見無非道矣所抱者樸其抱無非道矣私可以無何少之云欲可以絕何寡之云見素抱樸爲上智言少私寡欲所以誘進中下之士者也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絕學無憂

御註曰任其性命之情而樂故無憂

碧虛子陳景元曰今之學者糟粕而已矣所言絕學者非謂其絕滅不學也謂守其自然之性也

穎濱蘇轍曰爲學日益爲道日損不知性命之正而以學求益增其所未聞積之不已而其中紛然不勝其憂矣故曰絕學無憂若夫聖人未嘗不學而以道爲主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至人無學我卽道也卽我是道又何學也理暢無虧又何憂也

達真子曰凡學者學其所未至也未至其道則心不能無累有累所以有憂也既至其道則心無累無累所以無憂也道

道藏輯要

道德真經
彭鶴林集注

齋

心集六
川文士

至於無憂故無所用學焉是以言絕學無憂

葉夢得曰不學則道無所入見道則學無所用

清源子劉驥曰方其爲學則日益聞見理有所未窮意有所未得能無憂乎及其爲道則日損無視無聽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而無不爲則樂天知命故絕學無憂

黃茂材曰天地萬物之理欲以一人之智窮其所不可窮其憂多矣

林東曰捨本性而外求道別有所謂學皆外也惟於絕學則無有憂者率性而自得非學此又學彼之憂勞乎其心也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御註曰唯阿同聲善惡一性小智自私離而爲二達人大觀本實非異

碧虛子陳景元曰唯者恭詹也唯聲低所以爲恭爲禮阿者慢詹也阿聲高所以爲慢爲野夫以名教言之則唯恭而阿慢以理論之皆詹聲也今爲善者無近名名極則害身爲惡者無近刑刑極則殘生故善之與惡非道之實乃外物耳旣皆外物則相去奚異哉古本作美之與惡如上章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

穎濱蘇轍曰學者溺於所聞而無以一之則唯之爲恭阿之爲慢不可同日而言矣而況善惡之相反乎夫惟聖人知萬物同出於性而皆成於妄如畫馬牛如刻虎兔皆非其實泯焉無是非同異之辨孰知其相去幾何哉

劉涇曰莊子曰所美爲神奇所惡爲臭腐神奇化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何則善惡之間不能以寸近取諸身則唯詹阿詹同出一聲何以唯爲恭以阿爲慢善惡之殊何異此乎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同爲詹答何爭恭慢造善爲惡皆是勞心

達真子曰唯阿者因其世薄而分之也善惡者因其真喪而別也方世之薄人生其慢焉則以唯者爲恭阿者爲慢方真之喪則能修者爲善不修者爲惡然改阿爲唯非不能也是

不爲也故唯之與阿相去幾何改惡爲善者非不能也是不修也故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黃茂材曰莊子亦嘗以藏穀亡羊發明此理學者宜致思於善惡不到之處何物可名若直以爲惡與爲善同是率天下而入於惡非老子意

程大昌曰唯爲主善阿爲導諛

林東曰善與惡不翅霄壤今謂之相去何若急欲惡人之復於善如唯阿之相去幾何也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御註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道也吉凶與民同患者

道藏輯要

道德真經
彭鶴林集注

全

心集六
川上X

事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至人冥心妙道絕學無憂雖忘善惡於胷中必順唯阿於形外旣而身處人間世豈不修其德乎故唯阿之禮不得不遵善惡之戒不可不畏其惟蘊道之深者乎

穎濱蘇轍曰聖人均彼我一同異其心無所復留然豈以是忽遺世法犯分亂理而不顧哉人之所畏吾亦畏之人之所爲吾亦爲之雖列於君臣父子之間行於禮樂刑政之域而天下不知其異也其所以不嬰於物者其心而已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全身遠害安得謂之不畏

黃茂材曰人有所畏亦有所喜畏其所畏而不喜其所可喜何也人之所畏烏可不畏若其所喜吾亦從而喜之則是同於流俗

荒兮其未央哉

碧虛子陳景元曰央中也止也

臨川王安石曰道之荒大而莫知畔岸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此老君處世之時所覩之事也達真子曰如田之荒以其爲草所蔽人之性爲物所蔽固不異此

葉夢得曰此非言之所能窮故曰荒兮其未央哉

道藏輯要

道德真經
彭鶴林集注

卷

心集六
川一三

黃茂材曰荒如禽荒色荒之荒

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

碧虛子陳景元曰世人因學致僞逐境失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心目所經外境方盛

我獨怕兮其未央若嬰兒之未孩

碧虛子陳景元曰孩笑貌

穎濱蘇轍曰人各溺於所好其美如享太牢其樂如登春臺囂然從之而不知其非唯聖人深究其妄遇之泊然不動如嬰兒之未能孩也

黃茂材曰眾人慕樂如此我則怕然不動

乘乘兮若無所歸

碧虛子陳景元曰乘乘若虛舟之東西而無所歸止

臨川王安石曰乘乘若無所歸者以其游心於無何有之鄉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乘萬物而游無所係著

陳象古曰乘乘厚重貌守真抱樸滿而不盈

清源子劉驥曰嬰兒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乘乘兮如虛
舟之東西

程大昌曰眾人舒泰如膏備味如覽勝會我方揣切其未嘗
發見者如嬰兒之從駮而冥無所知甚言不曉世人趨樂之
故也故繼之曰乘乘兮若無所歸宿也

道藏輯要

道德真經
彭鶴林集注

全

心集六
三

眾人皆有餘

御註曰其在道曰餘食贅行

碧虛子陳景元曰饜饕富貴之間謂其心有餘樂

穎濱蘇轍曰眾人各自以爲有餘

劉涇曰性無餘欠所謂有餘皆分外也

陳象古曰有餘自盈滿也

我獨若遺

碧虛子陳景元曰知軒冕之去來如寄故獨忽之若遺忘耳
劉涇曰若遺非誠遺也以不足愛吝爲懷而已不學者所謂
誠遺也至人非不學蓋緣俗學滋蔓特可以絕救之耳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人皆自謂我有餘而我獨遺忘若無物也

葉夢得曰認之則有餘棄之則若遺

黃茂材曰眾人皆有餘其盈溢於富貴驕奢如此我則若遺且如愚焉

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

御註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純純兮天機不張而默與道契茲謂大智

穎濱蘇轍曰若愚而非愚也

劉涇曰眾人務學作智我獨絕焉則愚人而已

道藏輯要

道德真經
彭鶴林集注

卷

心集六
川卅文

程大昌曰純純乎無所能解也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御註曰同乎流俗則昭昭以爲明而其明也小察察以爲智而其智也鑿遺物離人而傲睨於一世之習則惛然若亡而存悶然若鈍而利世俗豈得而窺之

碧虛子陳景元曰昭昭光耀自衒貌察察嚴明貌悶悶寬裕貌或作惛惛昧昧貌莊子曰至道之極昏昏默默

穎濱蘇轍曰世俗以分別爲智聖人知羣妄之不足辨也故其外若昏其中若悶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眾人昭昭極智慮而察物惟恐其

不顯不彰不知不聞也我獨若昏我獨事事不知若昏愚而無識者也察察謂盡物而不容也

黃茂材曰俗人昭昭以其好於聲名我則昏昏俗人察察以其競於機巧我則悶悶

澹兮其若海颺兮似無所止

御註曰淵靜而性定道之全體變動而不居道之利用

碧虛子陳景元曰莫測其深故曰海而又應變之道莫定其方若流波之漂揚而似無所止著一本作忽若晦寂兮似無所止言至人容儀忽然晦昧似其尸居其心寂靜無所繫繫故似無所止亦通

道藏輯要

道德真經
彭鶴林集注

卷

心集六
川上川

達真子曰澹者泊然而大也颺者曠然而通也

眾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

御註曰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傳曰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古者謂都爲美謂野爲鄙

劉涇曰以用也眾人之學所謂有用而已亦安知無用爲有用哉頑鄙是也鄙野也野人不學無用故也

黃茂材曰高才絕智孰不求爲時用我獨頑似鄙凡此數者不喜其所可喜自足於道而已

程大昌曰甚言世人趨末而不知有本也

林東曰眾人皆以才智爲世用而我獨頑鄙無益於世以見
眾人離道爲甚遠而我之體道爲甚謹

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

御註曰嬰兒慕駒犢從惟道之求而已夫道生之畜之長之
育之萬物資焉有母之意惟道之求此所以異於人之失性
於俗

碧虛子陳景元曰或曰老氏以和光同塵爲務此篇何獨彼
我之說云云曰此豈至人之本意哉蓋不得已而言之也夫
至人所行何嘗有異自是世俗動靜相反因垂言立教故有
彼此之云爾

道藏輯要

道德真經
彭鶴林集注

卷

心集六

穎濱蘇轍曰道者萬物之母眾人徇物忘道而聖人脫遺萬
物以道爲宗譬如嬰兒食於母而已

劉涇曰嬰兒以母爲本道本也學末也此所以異也然聖人
不尙異而獨異者此篇主絕學爲辭方俗學之溺如此則非
異俗無以救俗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眾人求物於外我獨食氣於內氣
爲母神爲子神不離氣氣不離形子母相隨綿綿上下久而
自定閉之非也此簡易攝生之要也
達真子曰眾人所求者以外不以內以末不以本是反求食
於子而不求食於母也

陳象古曰異於人不同眾人之所學故也

黃茂材曰母者道也經曰有名萬物之母是也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御註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物得以生謂之德道常無名豈可形容所以神其德德有方體同焉皆得所以顯其道
穎濱蘇轍曰道無形也及其運而為德則有容矣故德者道之見也自是推之則眾有之容皆道之見於物也

臨川王安石曰孔德孟子所謂盛德是也故曰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蓋惟道是從則孔德之容矣

道藏輯要

道德真經
彭鶴林集注

卷

心集六
三十一

葉夢得曰德之為言得也道不可見而德有可得故道無容而德有容

林東曰失道而後德德則有形容之可見也況於盛德之容乎況於眾有之美者乎凡此之容此之美皆自道出道雖不可形容乃著見於孔德之容眾有之美

道之為物惟恍惟惚

御註曰道體至無而用乃妙有所以為物然無非道恍者有象之可況惚者有數之可推所謂有者疑於無也故曰道之為物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道者杳然難言故眊聽不能聞見何物